

自由心影录

梁启超散文精品



◎四川文艺出版社◎

梁启超散文精品

自由心影录

梁启超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肖晓光

封面设计:杰 图

梁启超散文精品

自由心影录

作者:梁启超

出版发行:四川文艺出版社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四川省新华印刷厂

850×1192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290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 7-5411-1495-2/1·1418

定价:19.5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饮冰室文集》自序

擎一编余数年来所为文，将汇而布之。余曰：恶，恶可！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况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转巨石于危崖，变异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变，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故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道铎而已，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虽泰西鸿哲之著述，皆当以此法读之。而况乎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之余唾，寄他人之脑之舌于我笔端而已。而世之君子，或奖借之，谬以厕于作者之林，非直鄙人之惭，抑亦一国之耻也。昔扬子云每著一篇，悔其少作。若鄙人者，无藏山传后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悔。虽然，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浹背矣。一二年后视今日之文，亦当若是，乌可复以此戔戔者为梨枣劫也！擎一曰：“虽然，先生之文公于世者，抑已大半矣。纵自以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间者，亦既

自由心影录

不可得削，不可得洒，而其言亦皆适于彼时势之言也。中国之进步亦缓矣，先生所谓刍狗者，岂遂不足以为此数年之用？而零篇断简，散见报纸，或欲求而未得见，或既见而不获存，国民以此相憾者亦多矣。先生之所以委身于文界，欲普及思想，为国民前途有所尽也。使天下学者多憾，天柱等实尸其咎矣，亦岂先生之志哉？”余重违其言，且自念最录此以比较数年来思想之进退，用此自鞭策，计亦良得，遂颌焉。擎一乞自序，草此归之。西哲恒言：“谬见者，真理之母也。”是编或亦可为他日新学界真理之母乎？吾以是解嘲。

壬寅十月，梁启超。

(1902年11月作，原刊何擎一编《饮冰室文集》，广智书局1903年3月初版)

目 录

《饮冰室文集》自序	(1)
变法通议 (节录)	(1)
自序	(1)
论不变法之害	(2)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10)
学校总论	(17)
论学会	(26)
学校余论	(30)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36)
与严幼陵先生书	(42)
《春秋中国夷狄辨》序	(48)
知耻学会叙	(51)
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	(54)
国民十大元气论 (节录)	(58)
独立论	(58)
中国积弱溯源论 (节录)	(62)
第一节 积弱之源于理想者	(64)
第二节 积弱之源于风俗者	(68)
第三节 积弱之源于政术者	(80)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89)
新民说 (节录)	(100)
叙论	(100)

自由心影录

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101)
释新民之义·····	(105)
论公德·····	(107)
论进取冒险·····	(112)
论自由·····	(122)
论进步·····	(134)
论尚武·····	(149)
敬告我同业诸君·····	(162)
释革·····	(168)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174)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181)
外交欤？内政欤？（节录）·····	(185)
一、国民运动之意义及价值·····	(185)
二、中国有过国民运动没有·····	(191)
七、“我”所应该做的事·····	(195)
傀儡说·····	(197)
动物谈·····	(199)
饮冰室自由书（节录）·····	(201)
叙言·····	(201)
成败·····	(202)
俾士麦与格兰斯顿·····	(204)
英雄与时势·····	(206)
养心语录·····	(207)
理想与气力·····	(208)
国权与民权·····	(208)

破坏主义·····	(209)
善变之豪杰·····	(211)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212)
祈战死·····	(213)
中国魂安在乎·····	(214)
答客难·····	(216)
忧国与爱国·····	(217)
保全支那·····	(218)
惟心·····	(218)
慧观·····	(221)
天下无无价之物·····	(222)
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	(223)
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	(224)
无欲与多欲·····	(227)
说悔·····	(229)
世界外之世界·····	(232)
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	(235)
文明与英雄之比例·····	(237)
奴隶学·····	(239)
希望与失望·····	(239)
国民之自杀·····	(240)
成败·····	(241)
少年中国说·····	(243)
呵旁观者文·····	(250)
过渡时代论·····	(258)

自由心影录

说希望·····	(265)
戊戌政变记(节录)·····	(270)
谭嗣同传·····	(270)
康广仁传·····	(276)
南海康先生传·····	(282)
第一章 时势与人物·····	(282)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时代·····	(284)
第三章 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285)
第四章 委身国事时代·····	(288)
第五章 教育家之康南海·····	(290)
第六章 宗教家之康南海·····	(291)
第七章 康南海之哲学·····	(296)
第八章 康南海之中国政策·····	(311)
第九章 人物及其价值·····	(313)
李鸿章(节录)·····	(316)
第一章 绪论·····	(316)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319)
第十二章 结论·····	(325)
罗兰夫人传·····	(338)
三十自述·····	(355)
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	(361)
亡友夏穗卿先生·····	(363)
南海先生七十寿言·····	(370)
新大陆游记(节录)·····	(373)
十三·····	(373)

梁启超散文精品文库

十六.....	(376)
二十.....	(378)
四十.....	(381)

变法通议（节录）

· 自 序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鼉，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迭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吸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借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井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驍骑，驍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甯詎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创法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侗焉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荣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于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矇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原刊1896年8月9日《时务报》第1册）

·论不变法之害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朽然大

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凯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越南、缅甸、高丽，服属中土，渐染习气，因仍弊政，荣靡不变，汉官威仪，今无存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铃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緬、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

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以故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难，治生无术，习于无耻，瞽不知怪。兵学不讲，绿营防勇，老弱癯烟，凶悍骚扰，无所可用；一旦军兴，临事募集，半属流丐，器械麻木，饷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杂，一字不识，无论读图，营例不谙，无论兵法；以此与他人学问之将、纪律之师相遇，百战百败，无待交绥。官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委权胥吏，百弊蠹起；一官数人，一人数官，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蒙混，爵秩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宦途壅滞，候补窘悴，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气将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为患。法敝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于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者乎？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

冠于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欲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夫以旧法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功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释之曰：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法，惟本朝为善变。人关之初，即下薙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作宪书，参用欧罗巴法，以改大统历，则变历法矣。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法，汉武以来，课丁之法，无有也，则变赋法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行在治辟，皆雇民给直，三王于农隙使民，用民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法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勾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法矣。至于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缄之法，高宗至于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法戒，而营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祖、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狝，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断断争讼；高宗援据

《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于醇贤亲王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于二百余年，重熙累治，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闕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法，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禁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法，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法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大彼得（俄皇名）、威廉第一（德皇名）、睦仁（日皇名）之下也。记曰：“法先王者法其意。”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乌得为善法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斂极薄，征役几绝。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飏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霍苻；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

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夜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余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常乐于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虐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陵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病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突厥居欧东，五十年前未与英、法诸国交涉，故亦为独立之国。）之覆辙，不绝于天壤也。

难者曰：法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谓新法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功，苟迁其地则弗良矣。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举官新制，起于嘉庆十七年；（先是欧洲举议院及地方官，惟拥厚资者能有此权。是年，拿破仑变西班牙之政，始令人人可以举官。）民兵之制，起于嘉庆十七年；工艺会所，起于道光四年；农学会，起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之议，起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起于道光十七年；轻减刑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汽机之制，起于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轮船，起于嘉庆十二年；铁路起于道光十年；电线起于道光十